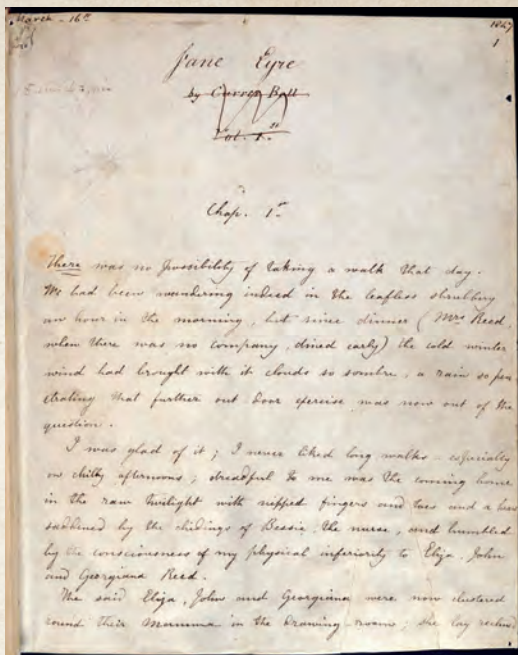


夏，安妮的《女房客》出版，彼时，这部小说的内容堪称勇猛，与她本人及布兰威尔的经历密切相关。

1841年3月到1845年6月，安妮受雇于小乌斯伯恩镇上绿邨府的埃德蒙·鲁滨逊。此前，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气质的布兰威尔已连遭四次不光彩的免职。适逢鲁滨逊夫妇要为他们12岁的儿子小埃德蒙请一位家庭教师，安妮遂把握机会，推荐了自己的哥哥。岂料，天真的布兰威尔竟与肆无忌惮的美人儿鲁滨逊太太暗通款曲，为她泥足深陷。当绿云罩顶的鲁滨逊先生获悉此事，当即辞退了布兰威尔，而后的彻底垮塌不仅缘于耻辱感，更缘于情人的背叛——他以为鲁滨逊太太的爱和他一样炽热，可对方只是玩玩而已。1848年，长期酗酒兼服食鸦片的布兰威尔死于震颤性谵妄，离开了他的姐妹们。《女房客》里阿瑟·亨廷顿的放纵与洛勃罗勋爵的懦弱、反省、悔恨，与后期的布兰威尔颇为相似。

愁云徘徊，祸不单行。布兰威尔亡故后才两三个月，艾米莉病逝；第二年，安妮同样因罹患肺结核撒手人寰。体弱多病却意志坚强的她曾写道。“我无惧死亡，如果觉得死亡不可避免，我觉得我可以安安静静地听天由命。但我希望，愿上帝不要将我带走，不只是为了爸爸和夏洛蒂，



上图：《简·爱》修订版手稿的末页。

还因为我渴望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做做善事……”

亲人接连一瞑不视，死神诅咒如影随形，幼时回忆分崩离析，创作的痛苦与欢乐无从诉说，令夏洛蒂受到重大打击，情绪逐日抑郁。她在给艾伦·纳西的信中感慨：“我的生活是一片惨淡的空白，时常是一个非常令人厌倦的负担，未来有时使我望而生畏……那不是从我心中挤出一声呻吟的不幸，是在于我的处境——并非因为我是一个单身妇女，而且很可能始终是个单身妇女，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孤独的妇女，并且很可能一直孤独下去。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，因而绝对必须忍受，而且要默默地忍受，说得越少越好。”

《谢利》与《维莱特》的

出版成了夏洛蒂文学上的绝唱。1854年，她与“不太富有诗意”的副牧师亚瑟·贝尔·尼科尔斯结婚，没来得及完成小说《爱玛》，便带着未竟的理想、对往昔的追念、难以公开表白的爱恋，以及家族所有的秘密，于春寒料峭的1855年3月匆匆停止了呼吸，飞奔向另一个无法触及的维度。至此，勃朗特三姐妹留给后世读者的，除了几本经典名著，更有对她们真实命运的无尽猜测。

## 迷思与馈赠

伊丽莎白·盖斯凯尔的《夏洛蒂·勃朗特传》哀艳动人，是勃朗特三姐妹研究者不可回避的资料。而卢卡丝塔·米勒的《勃朗特迷思》（The Brontë Myth）一书则指出，两位妹妹生平信息的短缺、盖斯凯尔这部存在有意识的偏重的传记作品，“将勃朗特一家推向了迷思的领域”。

夏洛蒂亲手播种的“勃朗特迷思”里，包括为了平息水平争议、性别争议、身份争议，刻意强调艾米莉生性聪慧，安妮谦卑温良，但毕竟长期生活闭塞，教育条件不足，就像幽居修道院的修女“对处世之道一无所知”。（艾米莉果真是一头郁躁寡欢、孤僻古怪的隐士老熊么？）她认为艾米莉的小说虽含诸多“不足”之